

青年生活叢刊

(一之藝文年青)

敵國的婦人

張慕恩等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MG
J216.1
77

2407✓

青年生活叢刊

(青年文藝之一)

敵國的婦人

張葆恩等著



3 2173 1148 3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青年生活叢刊總序

「青年生活」這四個字的意義是太豐富了，它象徵着新生的中國中無量數的新青年底新生命底動態；它的使命是要創造青年理想的園地，振發中國新生的呼聲。爲要完成這樣偉大的使命，它是渴望着全國有爲的青年一齊來努力工作

「青年生活叢刊」當然是爲着上述的使命而出世的，在無限量的青年生活猛進途中，它不過做了人生大海中一葉

小舟。它想爲青年們建立着爲國族而鬥爭的指針，鼓鑄着理想人生的夢，記取着青年旅途的踪跡，拼擊着與健兒作對的病魔和惡勢力，留印着鬥士們爲新集團主義而流的血與淚。

現有叢刊的材料雖多取之於青年生活半月刊或青年中國半月刊，但是我們希望把它的範圍擴大，擴大爲全國青年的喉舌。把一切青年作家的創作，只要有助於本刊的使命的發揚的，我們極願一點綴在青年生活的園地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元旦謝澄平序於上海

青年文藝序

『文藝』是人類生活的反映，在一個新時代的創造中，也必有新的文藝創作，——它是新生命的泉流，新時代的呼聲。

在現在，儘管還有些人彈着『爲藝術而藝術』的高調，但事實所昭示的：我們經不起敵人飛機大砲的轟擊，我們基於生命的感覺，不能不發出『生之呼號』，不能不操起我們的快刀和長鎗來。

且看吧：哪個『藝術論』者曾逃出敵人砲口的吞噬？

這個小集子裏，共有五篇小說，三個獨幕劇，五首詩歌。在『藝術論』者的『藝術眼睛』看來，當然是不值一文錢。可是我們自信這是在敵人砲火

威脅下掙扎於死亡線上的人們生命的共鳴，是國族新生命的號叫。

所以我們堅信它有存在的價值。

民二六年元旦，張葆恩序於青年生活社。

青年文藝目次

(本集編次是先小說，次戲劇，次詩歌，按發表的先後爲序。)

時代青年……………陳忠榴(一)

狂風夜……………惠邨(九)

五月的夢……………楊德坤(一七)

三十分鐘前後……………漱瑩(二一)

苦悶……………枕虹(二九)

兩個水兵……………張葆恩(三九)

張太太……………碧梧(四七)

敵國的婦人·····	張葆恩(六一)
國慶日的狂詩·····	宋樹人(七五)
戰調·····	宋樹人(八一)
心靈底吶喊·····	陳秋萍(八五)
狂進曲·····	莊嚴(八九)
石鼓口·····	實明(九三)

時代青年

陳忠榴

一

「他媽的！東洋鬼子不要作怪，等他來了，看老子打他個半死！」車夫阿三，在茶館外拍着兩手，這樣高聲的喊着。

這聲音的效驗最靈，立刻吸引了全茶館的人們都轉變了談鋒。

「現在的時勢，愈弄愈糟，國裏沒有真命天子，怪不得日本鬼子時常來鬧。現在這般學生，也就愈鬧愈不像樣了，整天的不念書，組織了什麼救國軍，天天在那裏玩鎗，要和日本開戰，有用嗎？」陳爺說到這裏，聲音漸漸

的低了下去，向他的同伴王太爺拉了一拉，交頭接耳的談了起來。

『昨天老李告訴我，那邊早已和章老有約了，現在這種兇惡的局面，不過是虛張聲勢，嚇避人的耳目罷了！真的會打嗎？所以我是極端不許我的幾個小孩去參加什麼救國軍，憑幾個青年人濟得什麼事？聽說「約」都快簽字了……』他自以為說得很低，却瞞不過隔座一個青年的靈敏的聽覺。

二

一座紅色的高樓，門前掛着一塊銅牌，上面刻着章寓兩字，門口有四個便衣警察，站在那裏閒談。一個青年，穿一身中山裝，匆匆的由旁邊跑過來掏出一張名片：『我要看看章萍小姐！』警察含了懷疑的態度，拿着名片進去，接着出來了一個短衣打扮的年輕人。

『請問你來看我們小姐有什麼事？那裏來的？』他問了一套，便請他在

會客室坐下，自己通報去了。

萍小姐是這裏主人的愛女，在某大學念書，因為她生得活潑可愛：玫瑰般的臉兒，再加上兩個酒渦，格外襯得美麗，所以全校的男同學，誰都要向他表示好感，她都不接受，偏偏在去年却接交了一個態度冷靜服裝樸實的同學，名叫徐鴻志。

這時她正在無聊地看着小說，從門房手裏，接過了名片，看見很大的「徐鴻志」三字，便很高興的跑出去。

「鴻志！我真快樂，你怎樣會來的呀！你的臉色為什麼這樣的難看？不舒服嗎？」她拉着他的手懇切的問。

「萍！沒有什麼，我正想你幾時給我在你的父親前介紹，我們的事情，也應當對他講講了！」他說完後，臉色紅了起來，一陣內心的慚愧，迫得他

不敢看萍。

『哦！爲了這件事麼？我已經對他老人家說過了。你要見他？你曉得他是十分愛我的，我的話他都聽。不過這幾日他的公事很忙，到晚間才得家來，好！你既然急於要見他，今晚七你來等着吧！你真孩子氣，什麼事要這樣的急？……』

三

一間小小的屋子裏，圍坐了許多青年，各人臉上的表情，都很緊張。一個高身材的青年，站起來說：『章某實在太可惡了，胆敢賣國，現在徐君既然有這樣一個好機會，希望他今晚成功！』

一個大眼睛的青年也站起來說：『這事雖好，可是他們人多，怕徐君要遭不測……』

『請諸位不必爲我擔憂，爲了國家，我有什麼不可以犧牲？我準去就是。』徐鴻志站起來，侃侃而談。大家這時被一種嚴肅的感情所佔據，無聲的站起來，向他行一個禮，欽佩他的勇敢和感謝他的努力！

四

章府的一間內室，電燈開得很亮，在寫字檯的前面，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手裏拿了一張紙頭來倒去的看，含着得意的笑容。

『只要我一簽字，便可以得到五百萬元日金，爲什麼不幹呢？即使事情發覺了，那我往日本一跑，還不了事？有了這許多錢，怕什麼？哈哈！』門呀的一聲，萍跳着走進來：『爸爸！上次我同你講過的徐先生，他現在要見你，可以嗎？』等不到她父親的允許和拒絕，他跑出去就把鴻志拉了進來。

照例的一番客套和敷衍後，鴻志趁着章老不備，便到寫字檯前面，一手拿着手鎗，一手抓着章老的衣領嚴厲的說：『快交給我賣國的條約！』這突然地襲擊，使章老無閃身的餘地，只好從抽屜裏取出尚未簽字的草約。鴻志一拿到東西就碰的一聲，章老的靈魂已離了軀殼，跟着萍小姐也躺了下去，這時候趕進許多人，鴻志也受傷躺下了。

五

第二天報紙上宣佈了這種消息，全國的人民都憤慨得不得了。鴻志由於人民的公決，便宣佈無罪，同時大家都敬仰他羨慕他，可是他的心上却蓋了一層黑影。章萍小姐因為驚嚇過度，同時悲傷她父親的死亡，不到兩天便死了。賣國賊的女兒，有誰去理會？草草的葬在一個荒野裏。夕陽西墜的時候，有一個青年精神頹喪的跑來了，看見了新坟，便伏在坟上大哭。

『萍妹我殺死你了，那天大會表決要我進行這事的時候，我早曉得有這樣的結果。你是天性純厚的人，如何能受得起這樣的打擊？但是我爲了國家的前途，只好拼身一幹，萍妹！你死而有知，你當不致怨我吧！萍妹我是殺你的罪人，和殺你父親的兇犯，我的罪是不能赦免的。但是萍妹！爲了國家的前途，我是不惜犧牲一切的，現在我把愛人犧牲了。唉，天呀！』他帶哭帶說的說到這裏，向天吁了口氣，便把手重重的敲着胸，一口鮮紅的血噴了出來。這時他才站起來朝坟鞠了三個躬。

『萍妹！我有國事在身，不能陪你，請你不要怨我。我是不會負你的』
在夕陽裏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去了。

七

約莫過了半年光景，遠東戰爭正厲害的時候，各家報紙上登出了這樣一

條新聞。

『昨日我軍大捷，敵方被我救國軍所敗，死亡無算，惜隊長徐鴻志因身先士卒，致遭害……』

全國人民看了這段新聞後，都說這才不愧是站在中國這樣時代線上的青年呢。

狂風夜

惠 邨

是狂風怒號夜深人靜的晚上，紅塵萬丈，天上星稀；獨有閃爍的一角，燈光在炫耀着，人聲在沸騰着，黑暗之神只能在沈寂的沙漠裏，荒涼的太虛中耀武揚威，而不能在這鉄血健兒宅前一振干戈。靜默使者，只能在心情憂鬱意態消極的地域裏存在，而不能在這慷慨悲歌的燕趙之士的宅前尋釁挑戰！

我心情澎湃着，自認爲一個中國有爲的愛國青年，侃侃的與相別數年的老友柳君吳君共叙離情。

『邨哥！這數年來的分離原是團聚之神應有的旗鼓啊！』柳君此時也曾

帶着哲學家的口吻，說出些超人的話。

『勞燕分飛……』

汽笛一鳴，

瞬息天涯！

呀，這令人黯然的一天！

從今，流水潺潺，羣山茫茫，

嘆造物無盡，

人生更渺！然……『吳君詩人似的吟咏着，有些傷感了。』

『離別真是一件神祕的事，沒有上次的分離，便沒有這次的歡聚；沒有這次的歡聚，便沒有下次的分離；不過這都是你我的小事，且談談你我分離後的感觸罷。』我聽到了吳君的話近乎消極，想撥開這悽清的局面，所以如

此說了。

『我這次回到東北，那，可憐的家鄉已遍布了風聲鶴唳的情況；日本的鐵騎，馳驅在我大中華忠實百姓的血汗結晶——馬路——之上，那種昂然大蠻橫猙獰的狀態，會使我見了發瘋！想着奔到日兵的馬前，將他揪下馬鞍痛打一番，使他知道黃帝子孫是不甘心俯首貼耳，不甘心作人豬猡，不甘心屈伏在異族的帶甲拳頭之下的！可是……事實上又豈是這樣容易？所以我憂鬱極了，我衰頹得像一個病夫！當我入關以後，以爲可重觀天日，我國內政已是蒸蒸日上。豈知又出乎我的意外，一般痛恨中國滅亡不速的冷血動物，又在醞釀着華北自治！他們不想想自己父母的墳墓埋在這裏！自己的一身生息在這裏！自己的子孫繁殖在這裏！就忍心不愛，難道就忍心出賣嗎？唉！哀莫大於心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在有國族意識啊！如今，我

國有國族意識的能有幾人？無怪乎我們國運之燈奄息了它的光焰了！」吳君憤慨着說。

「聽了純人兄的話，我的心受了重大的打擊！那南方的丘陵河溪，湖光山色，花繁鳥啼，林木葱鬱的情景，我不忍再說了！」「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必自悔而後人侮之」。這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天下大勢都是「盛極必衰，衰極必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好友！鼓舞起頹唐的情緒，高唱着進行歌曲，沈着地進行吧！命運之軍原是如此安排的啊！」柳君面色沉着
的說。

「是的！純人兄！我希望你聽信潤農兄的話。因為凡事都要抱有積極的心情，才能建大功立大業於世界，垂芳名振後世於無窮呢！何況憂能傷人，將來改造中國復興中國的重大使命，都肩在我們青年的身上，我們二十世紀

的中國青年，握着改革世界的權符，是應該如何努力振作啊。純人兄！積極些吧！柔弱的身軀是不能擔當救國大事的呢。」我受了柳君的感動而懇摯的對吳君說。

「謝謝你的好意！的確，中國青年的担子是異常的重大！不過我的憂鬱並非消極！消極是意沮神傷，對於諸事都沒有進取的勇氣。憂憤是深憂現在，而希望將來再肆無忌憚的將中心志願發泄出來！所以我不是消極，而在這「時勢造英雄」的時代，更不容我消極。」吳君說時戴着豪壯的神氣。

「好了！我們都是中國有血性的青年！我們聯起臂來呀！向前邁進呀！從此，蒼蒼的海中，看見了南針，茫茫的途上，看清了目標。我們互相勉勵着往前奔吧！」柳君微笑着說。

稍停，我和吳君共作一歌，柳君製曲，在狂風怒號的聲中，燈光炫耀的

室裏高唱着：

『嘆江山變色，愁鎖心房！

恨國人血冷，黯然神傷！

我們要探索出復興的曙光。

懸崖絕壁，崎嶇羊腸，

阻不住我們鋼鐵的身！

擋不住我們澎湃的血！

寧爲玉碎不瓦全，

寧死疆場不生還；

怕甚千山萬水！？

戀甚父老家園！？

只振作華夏的朝氣，——

犧牲作國殤！』

這時屋中滿佈着肅靜悲壯的氣氛；狂風的吼聲微弱了，黯淡的天空明亮了，陰沉沉的烏雲，突然透出來了。

五月的夢

楊德坤

小蕙是個天真爛漫，活潑美麗的小姑娘，在平時她那粉紅色的雙頰上總是掛着一絲可愛的微笑的，可是今天他卻緊緊的皺着雙眉，一張小嘴也高高的噘着，一早起來望着那日曆發呆。當張媽來喊她吃飯的時候，一張日曆已給他撕去了，團作一團向字紙簍內丟去，立刻像電一般的兩個黑字「五月」很快的映進了她的眼簾，漸漸地黑了，黑了，在小蕙眼前已映着一幅淒涼壯美偉大悲慘的圖畫來：穿着藍色制服的工友們，挺着胸勇敢地在路上走，整齊的步伐，伴着那樣有節奏的和諧雄壯的凱旋歌。這可祝福的一幕過去了，接着是濟南城上的血花，血花中跳躍着許多勇敢的偉大的斷了手足的英雄們

。他們沒有一點怨色，祇是奮勇地在爲着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前途，在血花中跳躍着。剎那間一幕又過去了，現在又是一隊年輕的懷着熱烈的愛國情緒的學生們，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在回漢奸們進攻，男的女的在暴威壓迫下傷的傷了，死的死了。但是從他們的屍首旁，小蕙看見了一線曙光，造成了光榮的歷史和文學上的新階段。條的又是一幕，那是一隻卑鄙的豬，跪在一隻牛的旁邊，溫柔地服貼地承受着辱國的條約。隱去了，隱去了，在南京路上是流滿着血，在血花中小蕙又看見了青年學生們工友們仕商們奮勇地在帝國主義的爪牙前決鬥，耳邊彷彿聽着這樣的一句『俺們是要奮鬥到底的，爲着民族的前途 爲着國家的生存！』

小蕙的眼前是黑漆漆的，這黑漆漆的一團又逐漸的凝結成一個血球，在血球中又跳躍着那些殘廢的英雄們。

這一來把張媽弄得呆了，她用粗糙的手去撫摩着她的小姐的發熱的頭，望着她那癡住在日曆上的一雙小眼眼，輕輕的說：『小姐，怎麼了？太太喊你去吃飯呢！』

『你懂得什麼？走開！這一些亡國奴！』小蕙漲紅着臉，一口向張媽啐去。

『真的，我懂得什麼呢！』張媽對於小姐的發怒，並不介意，快快的走去，她想小姐也許在發瘋了。

張媽走後，小蕙似乎痛快了不少，拿着筆，敏捷地在紙上寫着：

『五月所給予我們的是什麼呢！是這樣的一幅美麗淒涼的畫嗎？是的，在這一幅畫內我看見漢奸們無恥的動作，和帝國主義的酷無人道的殘殺，還有我們的許多英雄的慷慨激昂的行爲；是的，爲着祖國的生存，爲着民族的

前途，我們應該站在一條戰綫上去血搏，像過去的英雄們一樣，——我恨許多醉生夢死的人們，他們還在紙醉金迷，輕歌曼舞，這邊大鬧電影皇后，那邊大捧體育皇后呢！我也恨我的爸爸媽媽，他們也這樣的糊塗，除了吃煙打麻雀外，什麼都不知道。還有我的哥哥也是一味的抱着得過且過的主義，苟延着他的生命。——起來吧！我的同志們，不論你是學生，先生，商人，工人，你們大家爲着祖國，爲着民族，站在一條戰綫上奮鬥吧！不然，恐怕十二個月都要成爲五月呢！』手似乎有些顫動，頭有些昏，小薰實在太興奮了。

晚上這一段歪斜的文句，給她爸爸發現了，從輕微的笑聲中發出一句遺老的臭味：『孩子懂得什麼，也這樣的糊塗起來，世界真是變了。』

三十分鐘前後

漱 瑩

寂寞，冷靜，死氣沉沉的A鎮，這幾天陡然沸水似的奔騰跳躍起來了，
虎虎有生氣。A鎮四周鄉鄰裏底農民，男、女、老、幼，交相雜沓地，麇集
得來了。一團團，一堆堆，黑壓壓地，潮水般望A鎮的街衢裏直湧！在那波
濤起伏的人潮裏，誰都是歡顏，誰都是笑面，誰都浸在極度的快樂裏。雖然
六月的火太陽在他們頭頂上燃燒，可是他們誰也不覺着。依然是鬧噪噪，火
扎扎，震天價一片喧響。

原來A鎮又在舉行一年一度的迎神會了。並且因爲今年鄉鄰裏田禾茂旺
，秋收的豐盛是在意料中；所以大家都興高彩烈，大規模的舉行迎神賽會。

鏞，鏞，鏞……烏那，烏那……唏哩嘩啦，唏哩嘩啦，……：轟轟轟：

鑼鼓聲，絲竹管絃聲，人聲，翻天覆地的合奏成一種異樣的交響樂。——

——在這斗大的屋子外面。

屋裏面是A鎮旅外的幾個知識青年，乘着這暑假的機會回來看看的。他們對於這種迎神會都抱一致的反感。可是，各是各底看法，因之談論起來，論調也有各自不同的面目。

『不知道那一年才能不迎這種神會哩！』

眼睛翻得骨碌骨碌地，蔚儂指着外面的喧響說。

『我們這一代總無能爲力！』

『誰說這話？祇要我們肯幹，沒有改革不了的！』平日態度很溫和的友梧，這時就像戰士似的，反攻中冷底說話。他那激昂慷慨的話語，如果碰在

石頭上，一定會爆出火花，迴盪起清脆的聲響。『尤其在現在這種國亡無日
的時候，無意識的迷信，更應該取締，無謂的浪費，更應該節省！』

『不錯，不錯！』

『對的，對的！』

大家一致地附和。連埋頭在閱讀報紙上兩廣出兵抗日的新聞的漱瑩也開

口了：

『可是怎麼取締？有什麼法子叫他們節省呢？』

兜頭來這麼一盆冷水，澆得他們啞口無言。

鏞，鏞，鏞……烏那，烏那……唏哩嘩啦，唏哩嘩啦……轟，轟，轟……

翻天覆地的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大，震得人們底腦袋痛，痛得幾乎

炸裂。

『到外面來看會呵！哆哆！』

發音還不很清楚的，蔚儂底小妹妹在大門口喊他們出去看會。

『好，我們等會兒再談。』

會看過了。

斷了索的話頭，他們又重新拾了起來，接着談了。

『你說，漱瑩究竟怎樣取締？有什麼法子叫他們不做這種無謂的浪費？』

『我以爲取締是無效的，而且不合情理。因爲他們終年地辛苦，祇有這幾天，他們來偷閒地快樂一下，這幾天可說是我們這里底農人們底狂歡節。至於燒香，敬神，祇是他們的附帶工作罷了。』

『中冷，你別對我做鬼臉！且聽我說下去：』

『他們這種舉動，也許是初民社會底蠻性的遺留，是初民媚神娛神底遺跡，在現代絕對不能再讓它存在的！』聲音很高，態度很激昂，手臂向前那麼一揮。可是『個浪頭過去了似的，聲音忽然又低伏下來了：』『不過我們有什麼方法能使他們不做這種無謂的舉動，而把這大好的金錢做一點救亡的工作呢？這不是一時能做到的，根本是一種教育問題。因為他們不懂得其他的娛樂方法，祇有借媚神來大家娛樂。救亡問題，現在他們還不能理解，……』

漱瑩底話還沒有完，友梧又搶着說了：

『確實是的，他們真不能理解。比如最近政府爲了準備抗日，要着手訓練壯丁。他們就駭怕的了不得，認爲這種事體就和從前拉夫一樣。——拉去做牛羊的供內爭底犧牲。現在兩廣和中央對立的尖銳化，眼看着就要火併，

他們更提心弔膽地。唉！」

蔚儂也接着嘆氣：

「唉！苦命的現代人，苦命的現代中國人！……」

「嘩啦嘩啦，……劈劈拍拍，……」

「爸爸……！媽媽……！」

「哥哥！等等我！我底鞋子掉了！……」

「寶寶！小三子！你在什麼地方嘅？……」

「嘩啦嘩啦，……劈劈拍拍，……」

街衢裏底人潮驕然起了一個險惡的風暴，喊聲，哭聲，關門聲，驚怖聲，……天動地搖般喧鬧。那一股洶湧的聲浪，完全淹沒了蔚儂底說話了。

三十分鐘以後，沸水似的A鎮完全死去般的沉寂了，一點聲息，不半

絲活氣也沒有了。街衢裏再別想碰到一個人影；連狗也不敢叫。

呀！是土匪來了嗎？怎麼聽不到槍響？是什麼地方起火嗎？為什麼大家都逃散，沒有一個人去救火呢？怎麼，連救火的鑼聲也沒有？天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為什麼連逃的人一個人也不講，大家都默默地狂奔？——A鎮人們心底裏，誰都在突地跳，小鹿兒一樣的亂撞。

事後探聽，原來是保衛團有十幾個丘八出街巡邏。不知道是那一個促狹鬼造了一個謠言，說：『拉夫了！』這就翻江倒海般鬧起來了。

七，二十，晨七時於故鄉。

苦

悶

枕

紅

兩點鐘已敲過了，華還握着一枝自來水筆，呆呆地斜靠在桌上低頭沉思。

華的心境太苦悶了。白天，他清早從床上爬起來，洗過臉，匆匆的喝了一盅茶，就趕赴學校去。當他和那班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在一道兒讀書、工作、遊戲的時候，心中還充滿着無限的希望與快樂。但每當夕陽西下，小朋友們像小鳥兒似的一個個跳躍着歸去的時候，一塊很濃厚很昏暗的黑影，便漸漸地襲上心頭。

生活的重担，他雖然也感到不少的困難、清苦，但是，這僅僅是一個人

的生活問題，就連家庭在內吧，那也是極不在乎的小事。近來的國事，纔使他異常關切，深懷憂懼的。

『九一八』事變的那年，他正獨自兒在異國度着教鞭生活，眼看着東三省的相繼淪亡，却沒有一絲歸國效力的辦法。他也曾想投筆從戎，爲國效命，却因政府力持鎮靜，主張長期抵抗，回國從戎的計劃便成爲泡影。接着『一二八』之役又發生了。他這時真憤怒達于極點，但身處異國的他，仍未寂然歸來，徒抱終天之恨而已。

爲要發洩胸中鬱積的塊壘，他曾寫過一首：我悵望祖國而傷心的小詩。

我悵望祖國而傷心，

無限的情懷都風起雲湧。

我要仔細地從頭細述，

止不住熱血滾滾淚盈盈！

○ ○ ○ ○ ○

那是去年的一個大夜晚，

我正伏在桌上讀着文章。

朋友們忽然蹣足的喊道：

『啊呀！東三省已給強隣滅亡！』

○ ○ ○ ○ ○

這霹靂一聲的消息使我愴然，

無言無語的獨自心傷；

我倒吞着我底如泉的酸淚，

憤怒的罵着該死的匹夫——混帳。

○ ○ ○ ○

東三省就這樣悄悄地滅亡，

欺騙民衆的當局還道：『長期抵抗。』

又誰知狼心狗肺的強鄰，

使繁華的上海也變成戰場！

○ ○ ○ ○

現在是，榆關又容易易的斷送，

熱河，平津都根本搖動，

但我們黨國諸公，

却主張『抗敵從緩，先事剿共。』

國人都醉生夢死的倚靠國聯，

通電呼籲，強作着可憐的周旋，

我們所燒香仰望的調查天使，

一番狂遊歡樂以後，作了一度醜陋的宣言！

○ ○ ○ ○ ○

世界根本無理可講，

公理也只是偏袒強權。

朋友，處在這千鈞一髮的時代，

想什麼，想什麼方法來解除倒懸？

○ ○ ○ ○ ○

我愈寫愈感到無限的辛酸，

恨不得磨刀策馬殺上後方！

但在這遼闊悠長的海天之外，

我惟有悵望着祖國而心傷！

時間真是不客氣的東西，他跟蹤的歸國以來，不意整整的兩年了。熱河固已早經喪失，平津也屬名存實亡，近來的走私和增兵問題，更鬧得震天價響，祖國危亡的預兆，似乎就在旦夕之間了。

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他逐日翻閱着各種報紙，希望從那裏面能得到些抗敵的消息。然而，太使他失望了！袁袁諸公，所發表的宏論，仍是這麼一套！

『我人不談合縱連橫之說，不圖遠交近攻之策，在本國求自存，在國際求共存。』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在本國求生存的方法是什麼？在國際求共存的方法又怎樣？怎樣才算到了絕望時期而放棄和平？怎樣才算到了最後關頭而犧牲？到了那一種階段，那一種時期，政府才有切切實實的辦法表示呢？

他再看到日本駐京總領事須磨歸國途中所發表的談話：

『今後的局勢，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繫與對日作戰兩途中選擇其一。……日本如退讓一步，却不肯總退却，日本必須抱其不可變更的自信心，勇往直前。』

他感到很大的不安與羞愧！人家是多麼坦白直言，毫無遮蓋的說：『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繫，與對日作戰兩途中選擇其一，』前者是叫中國投降，

做日本的保護國；後者却針對『在本國求自存，在國際求生存』的一條捷徑。人家連一步都不肯退讓，何等勇敢！我們老是總退却，又何等可恥！孔子說的『知恥近乎勇』，新生活提倡的『禮義廉恥』，恥之一字，我們却把它放在『瓜哇國』去了。

他愈想愈覺得可恥！跳江自殺罷，於國何補？墮落享樂罷，於己何益？他真太苦悶了！他渴望着戰神的早日降臨，與其窒息而死，不如爲國殺敵！雞啼了！他兀自興奮着唱出下面的歌：

殺！殺！殺！

向前殺！

生爲中國人，

死爲中國鬼！

不作亡國奴，

寧願疆場死！

拚去我們的頭顱，

洒去我們的熱血，

報我國仇，雪我國恥！

兩個水兵

張葆恩

時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午後九時。

地點 上海北四川路一飯店中。

登場人

川島二郎 日本水兵，年二十六歲；體貌矮小雄健，膚白，多鬚髥，能操華語，惟發音不正，而且很慢。

竹喜武郎 日本水兵，年三十歲，體貌言語與川島無異，惟膚色略黑。

高超 飯店主人，年四十歲。

聶筱珊 女招待，年十六歲。

王小黎 賣報童子，年十歲。

食客 若干人。

佈景 一月中式飯店，室內燈光閃爍，佈置雅潔；上首置櫃台，高超立櫃台內，顧及全室。台後有側門，可通市街。下首順序置方桌若干，間有食客。末席川島，竹喜二水兵方對酌，杯盤狼籍，已有醉意。

（幕開）

川島 喂！（用手指輕敲桌面）來酒啊，來酒啊！

筱珊 是！來了，來了！（應聲而上，把盞爲二水兵倒酒。）

川島 （側目視筱珊，旋顧竹喜，二人語聲呢喃莫辨。）想不到她長得這樣漂亮呢！

竹喜 真的，想不到她竟這樣漂亮，……（側目視筱珊，微笑。）你怎麼長

得這樣漂亮？

（筱珊面露窘態，無語；即馳往別座侍候。）

川島 哈哈哈哈哈！（放下杯箸，拍手笑起來。）

竹喜 （慢慢的搖頭）嘻嘻！……（精神興奮的說）我們從前不是聽得長官常說支那是個「黃金國美人窩」麼？那時我們聽了，還不十分相信呢，如今知道了，支那女兒真美呀！

川島 （也興奮了）是啊，真不怪人家說，……若不是我們身臨此地，又那裏知道「美人窩」是名不虛傳呢？我們還是叫她來呀！（以手指連連擊桌面）喂！來一個人哪！來呀！來呀！……

筱珊 （應聲上，站在桌側。）什麼事？還要酒嗎？

川島 （睨視筱珊）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啊？

筱珊 我姓聶，名叫筱珊！

川島 (搖頭) 嘖！嘖！好個「筱珊」！不但人漂亮，名字也漂亮！

竹喜 (不待川島的話說完，急顧筱珊問。) 多大年紀？

筱珊 十六歲。

竹喜 年紀輕，姿色好，哈，真個銷魂了！

筱珊 (作拂意態，轉身欲去。)

川島 你會喝酒麼？

筱珊 不會！

川島 來吧，喝一杯吧！(以杯酒示筱珊)

竹喜 喝一杯吧！這酒甜得很呢！

筱珊 (急態) 謝謝！我實在不會喝！

川島

怎麼！一杯酒都不能喝麼？……小妮子！快喝一杯！（牽筱珊手，欲作偎抱勢。）

竹喜

（起立就前，向筱珊睨視。）乖乖！喝吧！

（衆食客本高談闊論，各自言笑；及見如此情形，乃均怒目視二水兵，寂然無聲，充滿着緊張的空氣。）

筱珊

（躲身後退）有酒你自己喝，我不喝你的酒！快不要牽牽扯扯的！我

要走了！

高超

（在櫃台前站起招手）筱珊！筱珊！

筱珊

（應聲去，照應衆客。）

川島

（初喃喃語，露失望意。卽而狂飲，醉態可鄙！）

竹喜

川島（拍桌）來人，來人！來酒，來酒！筱珊呢！

竹喜（隨聲呼叫。）

筱珊（應聲至）還要什麼？酒還不夠麼？

川島是的，酒還不夠，要你喝酒！

竹喜小妮子，快喝一杯吧！（川島，竹喜同起立，分牽筱珊左右手，欲偃抱接吻。）

筱珊（以兩手分推川，竹二水兵，勃然大怒！）我招待食客，是我的職務，決不是給你們做玩物的！爲什麼你倆要凌辱我？強我喝酒？真料不到以世界文明國家自居的水兵，竟這樣的野蠻！

食客（均立，磨拳擦掌，欲毆此水兵。）打！打！打這狗東西！把它趕出去！

小黎（手持報紙繻店門外）號外！號外！驚人的消息！快來看！號外！日

本水兵上岸了！開火了！……號外！……號外！……號外！……

高超（已買得一份號外。衆客齊來圍觀，面色愕然！）筱珊！筱珊！快來

看報！日本水兵登陸了！

筱珊（跑來看號外）呀！日本人真不講公理！佔了我們的東北，又要佔我

們的上海！我們的土地，不能任他們隨便的佔去！我們必須拼死命去

抵抗！

食客 是呀！我們不去抵抗再沒有生路！酒不要吃了！大家一齊去當義勇軍

參加到前綫去！

川島竹喜（酒興方酣）來呀！陪我們喝酒啊！你怎麼跑了呢？（遙望筱珊

猶笑）

筱珊（怒目趨至水兵桌前）好！我陪你喝酒！（握拳向二水兵撲去，二水

兵起身後退。）我把你趕出去！把你打死！

高超及食客（齊至水兵桌前）日本人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有他們存在，我們便休想活着！（一齊握拳撲將過去）這種殘忍的民族，這種野蠻的獸兵，我們應該把它趕出去！我們應該把它殺死！殺得乾乾淨淨的一個不留！

川島竹喜（踉蹌而逃）

衆人（舉手齊呼）驅逐日本獸兵出境！……

——幕下——

張太太

碧梧

蕭碧梧女士晉人，常燕生先生之夫人也。此稿於本年六月十六日發表於青年生活之文藝特刊，而女士竟於端陽日逝世。今當編選叢刊之際，用贅數語，以誌哀悼！

編者

時間 民國某年。

地點 北平魏染胡同張宅。

登場人物

張太太 三十三四歲左右的中年婦人，時髦裝束，渾身外國貨。

李太太 二十四五歲的少婦，摩登裝束渾身外國貨。

許樸珍 二十一、二歲，北平婦女服用國貨會幹事，女學生裝束，全身土布。

美潔如 十八、九歲，全上，女學生裝束，全身土布。

丫頭 十四、五歲，打扮得也很俏致，全身洋貨。

梁二舅爺 三十歲左右的半官商人物。

王升（老王） 門役，五十多歲。

佈景：一間精緻的臥室裏，門的右手兩扇大磨沙玻璃窗子，靠窗子放着一張梳頭桌，桌上擺着一座無線電收音機，一色的洋瓷傢俱，還有些法國的香水精，西洋香粉的瓶子盒子。桌子對面有一架大銅床，上面鋪着俄國花毯，靠床裏堆着兩幅西洋綢面的棉被。靠桌子右首牆上掛着一具瑞士製的大鐘。鐘底下一個帶架子的洗臉盆，正對門的牆壁上，挂着四扇屏條，寫着一筆龍蛇飛舞的行書，上款是靜齋先生道席，下款

是伊宗通世拜書。

幕開時，張太太穿着一身印度綢的繁身襖褲坐在靠窗戶的梳頭桌旁一把椅子上，正要把桌上擺的無線電收音機撥開聽日本歌。李太太手裏提着一個德國牛皮做的小皮包從外面走進來。

李太太：喂，張太太，您好哇。您一個人在那兒幹嗎？

張太太：（起身讓坐），喂，李太太，您好罷，好久不見您，您進來嚇我一跳。

李：可不是，我病了好幾天，也沒得來看您。您這幾天好罷？

張：好到是好，可就是悶得慌。我說你是什麼病啊？怎樣不告我一聲，誰給瞧的？

李：你不來我們家，我能找着給你打電話嗎？病到是小病，大前天半夜裏頭

打跳舞場回來，招了點兒涼，請了濟人醫院的楊大夫打了兩針就好啦。

張：幹嗎找那個中國大夫？中國大夫比外國人差得多。下回您再病，我給您荐舉德國醫院的狄克思，不然就是日華同仁醫院的野田大夫也還對付。多花幾個錢，人放心。我們老爺跟他頂熟識。

李：謝謝您，我不病啦。您病您自己請罷。（笑）可是張太太這麼悶得慌，張老爺怎樣不進來陪陪啊？

張：他還有工夫陪我嗎？這幾天忙得連飯都沒好好兒地吃。昨天又跑到天津去啦。（低聲）可是，我說李太太，有點新來的外國好東西，您要不要，您要，我給您留下點，又好又便宜。

李：得啦！誰不知道你們那些漏了稅的貨，上回我打一個親戚家的綢緞莊裏分了五六匹日本紗回去，趕到給二小姐做好穿到身上，沒過了兩天就磨

爛啦。

張：你別瞎說，我告訴你的跟那些綢緞莊裏的私貨不一樣。他們那些私貨都是挑剩下的二三等門市貨，好的那兒能輪到他們手裏？（低聲）近來我們老爺跟小鬼又訂了一個合同，兩面各拿出二十萬塊錢來組織了一個大公司，專門打塘沽進貨，他們那一方面有軍隊上的人保護着，海關上簡直問都不敢問。咱們這面也有些大脚色，黃局長、王二爺、薛司令、都有股兒。華北各省都有人包運，連上海也走到啦。前天給山西榆次運了三百包洋糖，價錢比太古的省一半。可是我們老爺說，頭等貨咱們自己留下罷，別淨爲賺錢，往後要是關上查得緊了，也許價錢還要長。咱們留着點後頭再看行市罷。李太太，咱們姐妹們是自己人，你要用，儘管說，價錢決不能多算，準保比門市貨又好又便宜。您瞧，我身上穿

的這條夾褲，就是打裏頭挑出來的，花頭多麼好，在太陽底下還能發亮呢。

李：好，謝謝您，回頭您讓人挑幾匹好紗貨給我送過去。

（丫頭上）

丫：太太，將才門上王爺進來回說，門口有兩個女學生要見太太，說是什麼婦女國貨會的代表，手裏還拿着幾捲紙，請示讓她們進來不讓進來。

張：真討厭，大概又是捐錢的，你趕緊讓老王擋住，就說老爺太太都不在家。

（話還沒說完，兩個穿着布衣服女生已經走進來）

前走的女生：那位是張太太，我們是北平婦女服用國貨會的宣傳幹事，我姓許，他姓姜。（說完，手裏遞過二個國貨紙印的名片去，上面印的是許

樸珍和姜潔如：

張：（無可奈何）我就姓張，這位是李太太，你二位到敝宅有什麼貴幹？

許：我們沒事也不敢到貴宅打攪，現在北平女界因為中國受外國人的經濟侵略太厲害，每年要流出無數的金錢，我們女子也是國民一份子，應該趕快起來共同挽救。因此大家組織了一個北平婦女服用國貨會，專門提倡服用國貨，先打自己本身做起，現在女界同志加入本會的已經有八九百人了。我們還恐怕力量不夠，希望女界聞人都起來一致提倡。我們久仰張太太是北平婦女界有社會地位的人，張先生又是商會的評議員，具有提倡國貨的力量，因此敝會就派我們倆人爲代表，歡迎張太太加入敝會，共同努力。不然，至少也給敝會贊助贊助。

姜：並且現在中國的工商業更無法維持了。自從華北走私問題大爲猖獗以來

，劣貨充滿了市場。本國的貨物簡直沒有人過問。這樣下去我們全國國民都得餓死。我們女界同胞占全國人口的半數，並且服用外貨多半是以家庭中人爲多，我們如果能一致聯絡起來，立誓只用國貨絕對不用外貨，就可以挽回國家一半的利益。（高聲）張太太，您要曉得，買外國人的貨，就是送錢給外國人讓他們製造槍砲來殺我們，就是自己殺自己。張：兩位所說的話我都不大懂。我也沒有工夫管這些閑事，我自己手裏頭也很窮，不能幫二位的忙，請二位先回去，我們老爺回來再回覆二位。

許：我們並不是要跟張太太捐錢，我們祇希望張太太能夠贊成我們的宗旨，並且向女界朋友一致勸告。（把手裏的傳單小冊子遞過去）張：（不敢接）別攔下，別攔下，請您到別家去罷，我們不懂得。

許：不要緊，這是正大光明的愛國運動，您不懂得可以請人來替你講一講。

張：不要，不要，我們沒工夫瞧這些。（回頭對李太太說）李太太，您瞧可笑不可笑，這二位認也不認得，就跑到人家裏硬要勸人家入教。

李：張太太，您別着急，我雖然不認得幾個字，可是剛才在一邊也聽明白一點這二位小姐演說了。我覺着他們不是勸我們入教，是勸我們愛國。

許：對哦，我們不是勸二太太入什麼教，是勸您加入婦女服用國貨會，共同努力經濟救國運動。

張：（生氣）我不愛國，我沒有愛國的資格。李太太，您要愛國您跟他們二位去罷。

許：張太太，您別說這話。你無論怎樣總是中國人，就得愛中國，國家要是亡了，你的財產身分一樣也保不住。要愛國，須在國家未亡之前努力。張：（越生氣了）你們二位怎樣這麼囂囂？誰管你們什麼國不國，會不會。

現在北平城裏，不準反對外國，你們知道不知道？小心讓外國人聽見了，咱們都有危險。

姜：（站起來）什麼話！你打算拿外國人就把它嚇虎回去嗎？我們提倡服用國貨，這是一個國家的自由，誰能干涉我們？你當我們不知道現在這些漢奸甘心替外國人當奴隸，販賣私貨，出賣祖國嗎？我告訴你，給外國人當漢奸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亡了國之後，你們賺的錢還能子孫萬代嗎？

（二人昂然走出，張太太氣得癱在椅子上說不出話來）

（梁二舅爺匆匆跑進來。）

梁：大姐姐，可不好啦，您聽見姐夫的消息沒有？

張：（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怎麼啦！二弟，你聽見什麼啦？

梁：我剛打天津趕午車回來，姐夫，……（說至此忽見李太太在座，把張太太拉在一旁低聲說。）姐夫在天津因為跟外國人算帳沒弄清楚，被押起來囉。

張：（慌極大聲）怎麼說，誰押起來啦？押到那兒？

梁：押到外國營盤啦。我是今天早上才聽夥計們說的，事由兒還鬧不大清楚，大概是有些外國樓盤的少分的一點錢，氣不平，把他告上啦。我早上聽見這個消息急得光蹣腳沒法子。外國人的事又不比中國人，誰敢跟他們講理？大外甥雖然在天津念書，又是個小孩子，不懂事。我沒法子，恐怕您着急，先回來告您一聲。（回頭向李太太說）李太太，您不是外人，您想想，這檔子事玄乎不玄乎？我早就跟我姐夫勸過，跟外國人的交道不是好打的，咱們估不了多少便宜。況且無論如何咱們究竟是

中國人，是很有體面的上等人家，平常靠賣外國貨吃飯已經夠挨罵啦，現在又幹上私貨啦，惹得報上天天臭罵，到了還白賠一條身子，這是何苦？唉！這是何苦？（跺腳）

張：哎喲！別說啦！我這時候心裏頭亂得很，事後追悔也是枉然啦。要不然打長途電話把您大外甥叫回來，咱們爺兒三（讀撒）先商量個辦法罷。（張太太站起來取下電話耳機正要叫天津的電話，門役王升手拿電報匆匆。）

王：太太，天津來的電報。

梁：把電報搶着接過來念道『北平宣外魏染胡同二百號張靜齋先生鑒，令郎雪雄今早因在某租界散放服用國貨傳單被捕，請速來營救』。（念完搓手）這是怎樣說的！

張（咕咚一聲把耳機摔在地上，自己也癱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放聲大哭。

）哎喲，我的媽呀！要了我的命啦。

（外面傳來婦女服用國貨運動遊行的口號聲音）

羣衆（幕後）中華民國萬歲！婦女服用國貨運動萬歲！

羣衆（幕後又一種聲音）打倒販賣外貨的漢奸。

張李梁（三人作抬頭靜聽狀）

（幕下）

敵國的婦人

張葆恩

時間 初夏之夜。

地點 天津。

登場人

呂施東 年四十五歲。

吉田竹子 年四十歲，日人；二十年前嫁呂爲妻。

國華 呂子，年十八歲。

佈景 一開間的廳堂裏，四壁下擺着茶几，蘇發，靠椅；中間置一圓枱，上面擺着杯、盤、碗、箸，是預備要吃飯的樣子。幕開時，施東正斜倚

蘇發上吸着烟捲。竹子兩手捧持菜盤走近來。

施東 就要吃飯了嗎？

竹子 （將菜盤裏的四碗菜放在枱上）時間已不早了，應該吃飯啦。（拿紗罩蓋在枱上）

施東 但是華兒還不會回來呀！

竹子 （坐在施東對面的靠椅上）是的，再等一刻吧。（稍停一會，蹙起眉頭來看施東。）施東！這幾天來華兒常常回來得很晚，有時候，晚飯後還出去，竟至深夜方歸，你可曾覺得嗎？

施東 （稍現驚疑的樣子，深深吸了一口烟，又慢慢的吐出來。）有這樣事嗎！這是幾天的事？

竹子 就是這兩天來的事。同時，我看他這兩天來的神態也和往日不同，好

像是在忙着什麼事似的。你該問問他……

施東（不待竹子的話說完）你也不會問過他？

竹子（微笑着）我不敢問他。我每想問他的時候，便看到他有一種凌人的神氣。我覺得可怕；我不敢問他。

施東 唔！……（站起來，把烟蒂丟入痰盂裏，背着兩手，踱着。）竹子！他是你的兒子啊！你不敢問他？（站住，凝望着竹子。）

竹子（憂鬱着）兒子！恐怕他已不是我的兒子了！我怕……

施東 唔……（默默的重坐在蘇發上）

（沉寂了一刻）

施東 竹子！近來時局越發不好了。我想我們不如暫時搬到上海去住一住好。

竹子（冷然一笑）上海去住？上海靠得住嗎？我看還是上東京去吧。（若

有所憶似的）我們離開東京不覺又六七年了。記得是那一年濟南打仗打得很吃緊，我們搬到東京去的，住了整整二年才回來，那時華兒才十二歲呀。

施東不錯。……但是華兒到那裏去讀書呢？（起身，到茶几前，燃起一隻

烟捲。）說起華兒來，我們這可愛的孩子，我真捨不得他。竹子！你想想，他今年暑假後就要進大學了。

竹子這也沒有什麼問題。搬到上海去就不耽誤他讀書嗎？……

施東上海的大學很多，那個學校不可以進？到東京那有適當的學校？

竹子東京的學校多得很多，總可以找得適當的。況且到東京讀書，他可以好好的學日文，至少能夠講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話。

施東（搖頭）那有什麼用？我們……

（國華手裏拿一份報紙，很慌張的走進來。）

竹子（驚喜）呀！華兒回來了！

（施東竹子都站起來。）

國華（奔到施東跟前）爸爸！你可看到今天的晚報了嗎？（指着報上的新聞）你看！這不幸的消息，果然實現了。日本增加華北的駐屯軍，準於今晚十一點鐘開到東車站，數目竟這樣的多！（把報紙塞到施東手中）爸爸！你還不知道啊！（很氣憤的倒到蘇發上去）

（竹子也來看報。施東看完了報，想要說話，沒有說出；把報紙交給竹子，很不自在的坐到椅上。）

竹子（一面看報一面說）其實這增兵事件，也不是有什麼惡意的。華兒，

你何必這樣氣憤呢？

國華（坐起來）沒有惡意！那個國家能允許別的國家的軍隊開入自己的國境？這不是太蔑侮人了嗎？真是！還有什麼國家的尊嚴？

竹子（笑）華兒，你畢竟是個孩子，年紀輕，不懂事，在外面聽了旁人瞎說的話，自己生起氣來。你該知道……

國華（不待竹子的話說完）什麼？媽媽！你說什麼？我是個孩子？我不懂事？哼！我才懂事呢！你說我該知道什麼？

竹子不錯的，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不能容忍別的國家軍隊開入其境內的。但是國際局勢是時時在變化的。（坐到靠椅上，用說教式的姿態繼續說下去。）假若兩個國家需要相提並進，就可以親善互助……（搶着說）好了，好了，您別說了！照您說來，這一次日本增兵還是很

合理的一件事，而且還是對於中國有利的一件事，是不是？

施東（很不耐煩的說）你們不要只顧講話，快吃飯吧！

竹子（好像沒有聽着施東的話，看着國華說。）哎，是的！日本軍隊可算是中國的「友軍」。中日兩國應該互助提携，本着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意旨，這次日本才增兵到華北來……

國華（左手連連的擺着）好了，好了！您不要說了！我不要聽這一套話！

竹子（不顧國華的阻拒，繼續說下來。）增兵的目的在幫助中國防禦俄國。因為共匪鬧得太厲害了，爲了華北的治安，日本深知中國單方防赤，力量是不夠的，所以主張協力剿共，增兵到華北來。

施東你們倆人的話，老是這樣說着，還有個結束嗎？（憂鬱着在廳中背手踱來踱去，低着頭。）

國華

（並不理睬施東的話，怒冲冲的對竹子說。）胡說！胡說！共匪是中國內部的問題，用不着別個國家來干涉。講什麼親善提携？這都是騙中國人的調子，我們老早聽厭了！這次增兵充分證明日本要佔領整個華北，那裏是共同防赤？那裏是幫助中國？誰信這些鬼話？現在還有聽信這些鬼話的中國人，無非是癡子！或者只有你這日本娘子才信！

竹子

（大笑起來）哈，哈，你這個孩子！竟說我是一「胡說」！難到我說的沒有根據麼？（臉孔立刻板起來）孩子，我告訴你，日本增兵華北，中國人雖然不滿意，但是有條約做根據的呀！

國華

（窘急）什麼？有條約做根據？豈有此理！你說的是不是指着辛丑條約？

竹子

對了，不錯的，（很得意的態度）日本根據辛丑條約增兵保僑不可以

麼？

國華

（怒急）這越發是胡說了。訂定辛丑條約的時候已和現在不同，那時的條款不能援引到現在來做根據。那時所謂駐兵保僑，是指由北平通津沽海口的北寧路沿綫而言。現在各國使館隨中國國都而南遷；並且，無論是現在或過去華北的情形是很安謐的，爲什麼別的國家不增兵，偏日本一國要增兵？若說，日本居留華北各地的僑民太多了，但，總未能趕得上中國本國民衆的數目？怎麼那廣大的非武裝區域，倒不許中國駐兵呢？（氣憤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喘息一下，竭力壓抑情感：鎮靜的繼續說。）又況，保僑，也用不着這樣多的兵，所駐的區域幾乎佈滿了華北數省，這又怎能來拿辛丑條約做根據？這種飾詞，真太卑鄙了！啊！你是日本人！你是和那些受黷武的軍閥所煽惑甘心

附合軍閥們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人相同的一個日本人！你不是胡說，你這些話是有使命有作用的掩護侵略者的狡辯！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不然，我真認爲你是日本軍部的間諜哩！

竹子（怒）呀！國華！（站起來）你竟對我說這話？（看着施東）施東！你看，這還了得！

施東（站住腳）華兒，那些廢話何必說呢？

國華（站起來）怎麼？爸爸！您說是「廢話」？

竹子（上前兩步，怒視國華。）國華，我且問你！你是誰養大的？你竟這樣和我使氣？你竟敢罵我？

國華用不着說那些話。（轉身欲走）

施東華兒！你的年紀也不小了，還是這樣不知事嗎？無論如何她是你的母

親，你怎可以這樣對待她？

國華（站住）爸爸，您又說這話了。是不是母親又怎樣呢？

施東 你讀了十幾年書，該知道中國傳統的禮教……

國華（搶着說）是了，是了。您說我對待母親不孝，有違傳統禮教了，是嗎？（冷笑起來）爸爸！您當心中了敵人的詭計呀！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孝」治天下，君王要想王天下，也要由「孝」做起；於是由「孝」做出發點的禮教思想，便支配中國好幾千年。直到現在國家要亡了，大家還是執迷不悟，還唱什麼恢復舊禮教，保持舊道德的返古運動。更好，日本人也正可藉題發揮來麻醉我們。什麼「忠君」咧，「尊孔」咧，「王道主義」咧，這一派鬼話不是由東北蔓延到華北了嗎？哼！爸爸，你還不曉得，你還說什麼傳統的禮教呢！老實說，什麼

是「孝」？那裏有什麼「孝」？中國四千多年來就沒有孝子，還不是
一套沽名釣譽的自私的把戲？又況「忠孝不能兩全」，現在還能顧了
那許多事嗎？眼看整個國族要被人宰割了，還容我們講什麼個人孝不
孝的問題！

施東 但是養你的人，畢竟是辛苦了一番，你也該對得起人才是。

國華 爸爸！您快不要說這些話，養我的人？老實說，父母爲養育子女而辛

苦，是應盡的責任，這有什麼大不了的，那一個人不養育子女呢？我
將來也一樣要養育子女的，一樣要盡我人類一份子的責任。（慘然一
笑）爸爸！我說這話，請您不要生氣，就是您和她（指竹子）在未會
養我之前，也不是有計劃的吧？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所以父母對
於子女沒有什麼恩惠可言；更不能把子女當做自己的私有品。……

竹子（氣狠狠的，右手抓住國華的左肩。）國華！我問你！你，你不能叫

我做母親嗎？

國華（往後掙脫）從現在起，我不能認為你是我的母親了！

竹子（氣得臉色慘白）啊！不認為我是你的母親？我不是你的母親嗎？

國華你是日本娘乎。日本娘子不能做我的母親，我也不能做日本娘子的兒子！

竹子（緊緊抓住國華的肩袖，氣得發抖。）那末，我不是你的母親！

國華（用力掙脫竹子的手，厲聲說。）你不是我的母親！你是敵國的婦人！（轉顧施東）爸爸，時間到了，我要參加「全市學生反對日本增兵聯合大會」去遊行示威去呢，您吃飯吧，恐怕我回來要很晚了。（匆匆退去）

竹子

（流着兩行清淚，悽然的說。）施東！我也不能吃飯了。我要趕到東

車站去參加「日本居留民會」歡迎今夜開到的部隊哩！（匆匆退去）

施東

（走到門首，連聲的喊着。）國華！國華！竹子！竹子！國華！……

竹子！

（幕徐徐閉）

國慶日的狂歌

宋樹人

歌着萬戶流離的國慶，
歌着祖國中華的陸沉；
歌着一去不返的先烈，
歌着人間易老的青春，
歌着嗷嗷待哺的哀鴻，
歌着不可思議的人心。

○ ○ ○ ○

呵！呵！說什麼草莽英雄？

呵！呵！說什麼中原豪傑？

呵！呵！說什麼獨立自由？

呵！呵！說什麼舍身救國？

呵！呵！說什麼中國少年？

呵！呵！說什麼少年中國？

○ ○ ○ ○

舞到天地爲我們飲恨，

舞到草木爲我們含愁；

舞到長風爲我們怒吼，

舞到白雲爲我們低頭；

舞到蛟龍爲我們出水，

舞到滄海爲我們橫流。

○ ○ ○ ○ ○

冥想鞠躬盡瘁的諸葛亮，

冥想殺身成仁的文天祥，

冥想威揚絕域的班定遠，

冥想獻身革命的黃克強，

志士仁人呀去向何所？

魂靈兒在我們頭上飛揚。

○ ○ ○ ○ ○

冥想古英雄克倫威爾，

冥想鐵血宰相俾斯麥，

冥想釋放黑奴的林肯，

冥想再造共和的蔡松坡，

冥想西方的克里蒙梭，

志士仁人呀去向何所？

○ ○ ○ ○ ○

遙望浩浩的遼海之濱，

遙望廢垣頽壁的萬里長城；

遙望蜿蜒千里的黃河九曲，

遙望峨峨崇崇的西域崑崙，

遙望千秋不朽的聖人墳丘，

故國江山呀可還依舊？

遙望金字塔之高層，

遙望尼羅河之濱；

遙望瑞士優美之山川，

遙望威寺敏士之巔頂；

遙望大西洋中之洪流，

西方的山河呀何時和你們握手？

○ ○ ○ ○

歌着萬戶流離的國慶，

歌着祖國中華的陸沈，

歌着一去不返的先烈，

歌着人間易老的青春，

歌着嗷嗷待哺的哀鴻，
歌着不可思議的人心。

戰 歌

寒 樹 人

自從生下地，
便是中國人。

我從娘胎裏，

帶來了愛國的心。

愛國是人的本性，

誰能取去我這顆愛國的心？

○ ○ ○ ○

鼓聲在敲，

雞聲在叫，

朋友！醒來！

不是睡眠的時候了！

準備我們的槍彈，

一同帶往戰壕！

○ ○ ○

●

我把琵琶放下，

這個時候，

那有工夫彈它？

心兒老是這般醉麻，

淚兒老是這般流下，

我們爲祖國而死，
做一個好男兒。

○ ○ ○ ○

呵！好一杯葡萄酒漿，
怎紅得這般模樣？

朋友，請來！

飲盡了，
赴沙場。

心靈底吶喊

陳秋萍

是二十世紀有作爲的青年人，

應有犧牲『小我』顧全『大我』的熱情！

不應在花前月下，

同着愛人喁喁私語，擁抱接吻……

放棄自己偉大的使命！

你無病而呻的詩人喲！

希望你以後莫再哀吟，奏着亡國之音！

○
○
○
○

甘以清流蒙黨禍，

恥爲亡國作詩人！

誠懇地希望你們，我的朋友啊！

以後可莫再稱呼我做詩人。

國難方殷，

我負有神聖的責任和使命，

不願接受這無意義的虛名。

就成一個印度亡國詩聖的太戈爾，

究竟有甚麼光榮？

○ ○ ○ ○

我髮欲指兮，我皆欲裂！

我頭可斷兮，我身可滅！

東海誓填兮，富士山誓鏹！

拚將這付銅筋鉄肋，

換取那三島蝦夷之腥血！

狂 進 曲

莊 嚴

狂進！狂進！

吶喊，震動了天地。

澎湃起青春之熱血，

愛國的火炬燃起來。

拚着漲滿的熱力，

死勁的狂奔，

巨水似的猛進。

由怒雷下滾過，

從鐵雨下冒出。

踐過——

翻騰的海洋。

穿過——

荊棘的蔭林。

衝出——

昏茫的黑暗。

同喊着征歌。

光明在那裏！

狂進！狂進！

送友人赴前敵

吳韻桐女士

朋友！請你喝乾了我這杯酒，

雖然那悲壯的軍號

嗚嗚地催着你走。

我有幾句忠誠的贈言

請你牢記在心頭。

○ ○ ○ ○

朋友，你看高山是多麼的雄壯！

大河是多麼的浩蕩！

中華有數千年光榮的歷史，

是一個文明的古邦。

然而，如今

她受盡了帝國主義者的蹂躪。

我親愛的青年鬥士你快赴前敵，
爲祖國，爲同胞，報仇，雪冤！

○ ○ ○ ○ ○

朋友，你已經擦亮了你的刀槍吧？

你已經武裝齊整了吧？

若不把我們的敵人殺盡，

願你永遠不要回到家園。

別了，我親愛的青年鬥士，

請你喝乾了我這杯酒！

石 鼓 口

實 明

長城！你屏蔽了中原二千餘年，
二百年前，你才熄了烽烟。

築你時滴盡了這民族的汗血，
守你時流枯了這民族的血汗。

你的雄偉綿延的身軀使他們矜誇，
可也使他們悽惶，他們悲慘。

○ ○ ○ ○

二百年來，五族早成一家，

蒙古兄弟再不想南下牧馬，

誰知太平洋裏飄起颶風，吹，

吹飛了東北雪，塞外的胡沙，

嫩江橋鏖戰，橋下的鮮血，

洗不去瀋陽一夜的羞恥；

山海關肉搏，肉搏的戰士們

無補於錦州三日的損失；

青史上值得大書的是喜峯口，

他們揚眉吐氣光大了神州。

○ ○ ○ ○

中國魂原不敵大和魄；

男兒被犧牲，婦女只暗中叫苦，

她們不會組織索夫團，

去向政府請願強索丈夫。

○ ○ ○ ○ ○

誰說飛機大礮會炸碎公理？

前線戰士們是前仆後繼，

他們用大刀抵禦大礮，

用步槍瞄準仰射飛機，

用悲壯的犧牲壓服敵人——

那是『支那七勇士』，『我們的兄弟』。

二

太陽旗翻飛在石鼓口前，

三聯隊聯翩地來，預備戰爭。

石鼓口上有七位健兒，

他們是步哨兵，來防守邊關。

○ ○ ○ ○ ○

七人更番地站上長城，

用鷹似的兩眼偵察敵軍：

蒼茫的天空迷漫着風沙，

黃雲罩起白雲下飛着烏雲。

○ ○ ○ ○ ○

『呀，弟兄們！遠處敵人如蜂如蟻，』

密密地來，擁着他們的旗幟，
亂石中，山道裏，馬蹄踏遍，
陽光下閃爍着眩眼的槍刺。」

○ ○ ○ ○ ○

『看着祖國的土地踏着敵人，
像花上爬着蛆那樣令我惡心！

我用全心靈向你們請求：

呵，我的同仇，我的兄弟們！

來，用我們的槍，我們的刀，

開始戰爭，守護着萬里長城！

○ ○ ○ ○ ○

『這時，報信幾乎等於私逃，

（懦夫才幹你我辦不到）

來，用我們的槍，我們的刀，

塞住這險關，這唯一的烏道！』

○ ○ ○ ○ ○

『看着祖國的土地被敵騎蹂躪，

像萬顆槍彈穿着我的心！

來，用我們的槍，開始戰鬥，

用我們的血，塗紅長城！』

○ ○ ○ ○ ○

『而且，後面兄弟們不盡癡聲，

大礮聲會震得天搖地動，

他們會來，會來在石鼓口上

插滿我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 ○ ○ ○

『敵人不會長着兩翼，

也不會都乘飛機飛入關裏。

來，用我們的刀，我們的槍，

給侵略者一個迎頭痛擊！』

○ ○ ○ ○

『好，我的同仇，我的弟兄們！

大家靜肅，聽我的口令：

兩挺機關槍用宿草掩蔽，

向山下敵人正確地瞄準；

三隻步槍用來輔助射擊，

正確地瞄準一槍不許亂鳴。

這手槍丟下……『做甚麼？』

『先哲的教訓：「取義，成仁」！』

『嘩喇！』大礮彈在山上逞着淫威。

『嘩喇——！』天搖地動，峯崩巖毀。

七位健兒却神色不動，

那精神如長城，如山的巍巍

○ ○ ○

號聲起時，敵人們衝向山坡，

山上的槍彈雨點似地下落，

上來，倒下，衝鋒，退卻，

一排，二排……一個，兩個，三個……

○ ○ ○ ○ ○

『我說，支那蠻子真正蠻橫，

他們胆敢抵抗帝國的大軍。

弟兄們，衝呀，在三小時內，

我們必須將這山頭占領。』

聯隊長說畢了誓師詞，

『衝呀！』山下喊聲山鳴谷應。

喊聲起時，敵人又衝向山坡，

山上的槍彈雨點似地下落，

上來，倒下，衝鋒，退卻，

一排，兩排……一個，兩個，三個……

○ ○ ○ ○ ○

『我說，支那蠻子真是橫蠻，』

聯隊長叫了，（他氣得亂顫）

『我們必須占領石鼓口，』

在日未落時——在黃昏以前。』

砲聲驚天，喊殺聲震動山谷，

聯隊長親自衝鋒，親自當先。

這一回敵人衝上了半山坡，

山上的槍彈雨點似地下落，

上來，倒下，衝鋒，退卻，

一排，兩排……一個，兩個，三個……

○ ○ ○ ○ ○

夜色蒙蔽了石鼓口的四野，

山上山下，槍礮聲暫時停歇。

『上面支那蠻子究竟有多少呵?!』

山下，帝國軍人都失了顏色。

○ ○ ○ ○ ○

冷風吹入山下帳幕裏，

那位聯隊長指着天日起誓：

「一月，兩月……我不攻下石鼓口

我打賭，我一定不回東京去！」

四

時節是春天，塞上依然嚴寒，

黃雲篩下月光窺覷漢關。

長城邊聽夜風穿過宿草，

勝於古代羌笛胡笳的幽怨；

長城上看風沙追逐黃雲，

不必想閨中的歎息也夠悽慘。

○ ○ ○ ○

聽，長城邊唱起了輕聲的歌，

月昇時唱起，唱到月落，

可就是這壯士的呼聲麼？

幹嗎這樣低，這樣弱？

○ ○ ○ ○

『槍在我們的肩膀，

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來捍衛祖國，

我們齊赴沙場……』

是呀，我的兄弟們！我們

該繼續的來，繼續地高唱。

塞外風光是分外悽愴，

塞外風光也分外雄壯：

千里萬里，木落，草枯，風沙飛起，

萬里千里，山高，天遠，地闊，城長。

○ ○ ○ ○ ○

這里，往昔便是爭戰地，

多少先烈曾慷慨地爲國捐軀；

築起長城是土石，也是白骨，

你，不抵抗的子孫們，能不羞死！

○ ○ ○ ○ ○

塞上生活是分外悽愴，

塞上生活也分外豪壯？

將生命握在你自己手中，準備

交與飛機大砲——交與上蒼，

誰要時，你就慷慨地付給誰，

不要時，你再戰，再扳機關槍。

○ ○ ○ ○ ○

山林中便是樵夫的家，

漁人便住在海裏，住在水涯，

是軍人便應在戰場上，

哪間牠飛起烟瘴，或颺起胡沙。

○ ○ ○ ○ ○

是駱駝便應負重在沙漠裏，
是耕牛便應在田裏翻泥，
是戰士便應在槍林彈雨中
用沸騰的熱血染紅征衣。

○ ○ ○ ○ C

唱吧，再唱起輕聲的歌，
讓歌聲自塞上起，向關內落，
有一天你終會喚起他們，
不管那聲音是多麼低，多麼弱。

○ ○ ○ ○

一槍在我們的肩膀，

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來捍衛祖國，

我們齊赴沙場。」

是呀，我的兄弟們！

我們該繼續地來，繼續地高唱。

五

白晝爲大地帶來了光明，

也爲地上人們帶來紛爭：

今天敵軍用重礮轟擊，

天昏地暗目眩，山搖地震巖傾，

礮彈在山上炸起濃烟，

天空裏滿堆着欲墜的雲。

○ ○ ○ ○ ○

一段長城已被炸毀，

高峯被炸成亂石，一堆又一堆，

山崩聲會震破鉄石肝胆，

高山般的精神也會被炸碎——

人們悲傷時流淚，淚盡泣血，

孤臣孽子便每每滴着血淚；

雨是天淚，淚盡自應泣雪，雪是

天帝的血淚，像正爲這民族傷悲。

○ ○ ○ ○ ○

可是，健兒們的肝胆，

不是鐵石，却比鐵石還堅；

他們的精神不是山，

却比山崇高，比山威嚴。

他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只正確地瞄準，靜臥在長城邊。

○ ○ ○ ○ ○

自晨至午，大礮不斷地轟擊，

山上一礮不響，狀似逃避。

帝國軍人又發了雄威，

衝鋒號長鳴喊殺聲又起。

聯隊長當先衝向山坡，

山上的彈雨密密地下落，

聯隊長倒了，橫屍遍野——

一排，兩排……一個，二個，三個……

不待命令便崩了下來，

帝國軍人紛紛退卻。

○ ○ ○ ○ ○

冷風吹，吹塞外春草凋零，

吹過長城邊，吹健兒們打着寒噤，

吹天空雲飛，吹黃沙颺起，

可吹不冷他們火熱的心；

冷吹，吹落了滿天淚。

淚盡泣雪，（天帝的血淚）在滿山亂飛——

天帝在弔唁這被壓迫的國族，

也在爲這萬劫的人類傷悲。

六

第二天晚上，白雲佈滿關山，

雪止月出，山上倍增夜寒。

長城邊聽夜風穿過宿草，

勝於古代羌笛胡茄的哀怨；

淡月下看風沙追逐黃雲，

不必想閨中的歎息也夠悽然。

七位健兒這時點燃一堆枯草，

正在城邊訴說他們的傷感：

「怎麼？後面的兄弟們真是聾子？」

大礮聲不會鑽入耳中去？

幹嗎不來援助，不在石鼓口上，

來懸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 ○ ○ ○

『豈止他們，弟兄！這國族都已癡聾，

飛機大礮驚不醒他們的迷夢：

我們生，我們死，於他們何關？

他們唱妹妹……，沈醉在桃花江中；

~~~~~

在東北風裏，我們受寒挨餓，

他們卻正在唱毛毛雨東北風。」

○ ○ ○ ○ ○

『這個國族有不同的歡樂和悲傷：

一邊是戰爭地，一邊是跳舞場；

戰士們在飲泣，流汗，喋血，

公子小姐們在舞蹈，迷醉，瘋狂；

石鼓口外飛着大雪，響着大礮，

租界裏一定在跑馬，在打麻將。

○ ○ ○ ○ ○

『這國族又有不同的思想和打算：

有人要禦侮，有人要講親善；

有人做祈禱會，有人講讀經救國，

有人甘心當亡國奴，當漢奸，

二天定有人主張退讓，

退讓到玉門關，到帕米爾高原』

○ ○ ○ ○ ○

『不要怨天尤人，我的兄弟！

讓大礮鳴石鼓，震醒他們的昏迷！』

『可是，彈將盡了，又饑寒交迫，

他們不來，我們只有一死。』

○ ○ ○ ○ ○

『死就死吧，』一位戰士發言，

『他們要來的——總有那麼一天。

埋怨什麼，我們不是還有

最後一口氣，最後幾粒槍彈？

最後不是還剩下七尺軀？讓牠們

堆起來，塞住長城，塞住這險關！』

○ ○ ○ ○ ○

『死就死吧，』又一位戰士大嚷，

幾個漁翁不葬身海洋？

幾個樵夫不死在山裏？

幾個軍人不戰死在疆場上？』

『好，我的同仇，我的兄弟們！

大家靜肅，聽天由命，

山上，海裏，戰場中，我說，

同家裏一樣，用不着論爭。

不要讓昏夜迷了兩眼，記着，

向山下敵人正確地瞄準！』

七

雖然精神有時會戰勝物質，

而牠却常常被物質扼死。

黃葉枯草哪能禦寒，

忠憤俠義也畢竟不能療飢。

白天來了，他們可望不見  
他們渴望的青天白日。

○ ○ ○ ○

一顆礮彈落在他們身旁

（我的朋友，你別爲他們悲傷！）

他們戰死了，爲了祖國；

爲祖國戰死呀，是無上的榮光！

○ ○ ○ ○

第四天敵人才衝上山坡，

（是另一聯隊長的穩健戰略）

他們痛恨支那蠻子，

在山上發怒地打着搜索，

在長城邊，他們發現死屍，

他們數：一個，兩個：呀，僅僅七個！

○ ○ ○ ○ ○

『就是你們，便抗拒了我們三天，

戰死了我們聯隊長一員，

傷亡帝國軍人五百餘名？

你們是鉄骨？鋼鑄的肝胆？

你們真是蠻子！』『不，是勇士啊！』

穩健的聯隊長搶着發言。

○ ○ ○ ○ ○

他們便被埋葬在亂山中。

碑上大書着：『支那七英雄』。

看，敵人們在碑前恭敬地行禮：

脫帽，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八

安睡着吧，我的兄弟們！

你們悲壯的犧牲壓服了敵人：

在石鼓口上，在長城邊，

你們盡了軍人的本分。

大砲彈擊碎長城，擊鳴了石鼓，

我們已被石鼓聲驚醒；

我們也有血，也有槍彈，

也有七尺軀，可堆成雄關”

我們會讓這國族和你們的精神，

在宇宙裏長存，億萬千年。

石鼓口，石峪口也。逸君兄告余：『石峪口之役，我軍以七人抵禦敵軍三聯隊，（按一聯隊平時爲一千八百人，戰時人數約爲二千八百）鏖戰三日，全數殉國。其人雖亡，其精神固可以歷萬世而不朽。我人果能不忘此偉大之精神，則復興國家固易事。子曷有以誌之！』余因以三日之力作石鼓口詩八章，所以改『石峪口』爲『石鼓口』者，以篇中有『讓大礮擊鳴石鼓，震醒他們的昏迷』一語，與作詩本意相合，姑易一音近之字，以寄作者之希望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作者跋。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初版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作者 張傑恩等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 荇 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結鐵路六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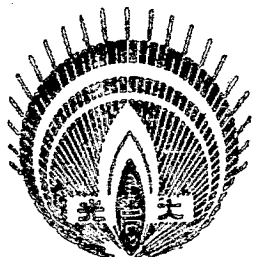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82  
1746



BC  
16.1